

三秃的冤仇

715-8

1010

修正本
雙著 白



上海雜誌公司刊行

本 正 修

仇 冤 的 弄

行 刊 司 公 誌 雜 海 上

10317
0118
50.3
68 百
031
2.0

一九五〇年三月一版

三禿的冤仇

著者 白 刃

發行者 張 鴻 志

印刷者 中和印刷廠



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

分發行所 聯 營 書 店

上海 豐波路六五五號
漢口 交通路
長沙 府正街
昆明 武成路
上海·北京·漢口·廣州

目次

一	連隊俱樂部裏	一
二	李扒皮的威風	四
三	張秧子獻計	九
四	圈套	一六
五	一不做二不休	二三
六	報除	三〇
七	走道	三七
八	黑人的鬼生活	四七
九	斬草除根	五四
一〇	冤仇還沒有報	六三

1064
中改 126 3/2

一 連隊俱樂部裏

連隊的俱樂部，設在一間簡單的大房子裏，正中間掛着毛主席的畫像，左右兩邊是朱總司令和林總司令的畫像。牆壁上用紙條貼成長方形的、正方形的方框。框裏寫着「點將台」，「問答欄」，「經濟欄」……還有一個大方框，裏面用大紅字寫着「戰士園地」，這是戰士自己出的牆報，貼着戰士寫的文章、小快板、槍桿詩、謎語、還有畫。雖然文章寫的不通順，字寫的不好，畫畫的不像，然而戰士很喜歡它，因為這是他們自己的園地。

「戰士園地」四個大紅字下面，寫着「訴苦專號」四個較小的黑字，因為這一期的內容都是有關訴苦的事。有張大畫，畫着一個惡眉瞪眼的大胖子，背後一國國的糧食，有兩隻大老鼠在吃糧食。另一邊畫着一個骨瘦如柴的窮人，穿着破爛的衣服，愁着眉頭，還滴下兩滴眼淚，手裏端着一個破碗。那胖子身上寫着「大地主」，那瘦子身上寫着「窮棒子」。那瘦子嘴裏吐出：「

老爺，給點吃吧，我快餓死了！」那胖子嘴裏吐出：「沒有糧食，餓死活該！」

兩邊牆上，新貼上紅紅綠綠的標語，有幾條特別明顯，上面寫着：「有冤伸冤，有苦訴苦！」「吐苦水，挖苦根，立功勞，報冤仇！」「堅決爲農民撐腰，幫助窮人翻身！」「消滅封建的剝削制度！實行耕者有其田！」

窗外下着牛毛般的細雨，老天好像在掉眼淚，今天的天氣顯的特別陰沉，屋裏的光綫也比往日暗。

戰士們三三兩兩，在看着牆上貼着的各種專欄和標語，好多人在看那張大畫，他們一邊看一邊唸。有些戰士在唱着歌，有些戰士在打着玩，有的在爭論這兩天討論的問題，吵個不休。在這裏，每天上課以前，都是這個樣子，就是沒有今天這樣吵鬧。

「吱吱——」哨子聲響了，戰士們都向房子當央集中，值星排長喊着「集合——」又喊着「立正——」立刻屋裏像沒有一個人一樣的靜寂。喊完「報數」之後，值星排長向着一個擠匣子槍，年青的軍人敬個禮，又喊着「坐下！」一百多個屁股，同時落在木條做的長凳子上。

這個年青的軍人，就是這個連隊的指導員，他走到桌子旁邊，兩隻眼光掃過全場，然後開口

說：

「同志們，今天咱們開個訴苦大會。這兩天同志們學習土地改革，討論的很熱烈，這是很好的……就是在爭論當中，有些問題，同志們還沒有弄清楚；有的同志說：富人富是因為祖先給留下來的，有的說是他們的風水好；有的說是勤勞起家。有的同志說：窮人好吃懶做，所以才窮；有的說是命運不好……。同志們討論到稱「爺」的有沒有好人？有的說某某老爺辦道德會，某某老爺放糧食，都是好人，並且還舉了好多例子。」

「同志們，我們今天就要解決這些糊塗思想，所以要開這個訴苦大會。今天由李文鳳同志先給大家報告，在這個報告裏面，同志們就知道：富人為什麼會富？窮人為什麼會窮？稱爺的有沒有好人？請大家注意聽！……」

李文鳳在一陣掌聲中走到桌子邊，立刻兩百多隻眼睛，都注視着這個平時最不爱說話的大個子身上。他穿着一身黃綠色的單軍裝，右肩上斜掛着一條黃色的子彈袋，腰裏繫條黃皮帶。他右手舉到帽緣上，給大家敬個禮之後，鐵黑的臉顯出有點難為情，兩眼望着桌子，心裏撲通撲通的急跳。靜默了一會，一肚子苦水和冤仇，激動他的勇氣，終於頭一回在這樣多的同志面前開口了：

「同志們，今天我給大家報告受苦的經過，我不會說話，說的不好，請同志們別笑話。……」

二 李扒皮的威風

遠中縣有個插拉屯，插拉屯有個大地主，大地主姓李名萬春，屯裏人當面都稱他李二爺，背後却罵他李扒皮。

李扒皮在附近幾十里路沒有人不聞名的，倒不是因為他當屯長聞名，也不是因為他家有三百多天（垧）地聞名，而是李扒皮的威風聞名。李扒皮自己誇耀說：「我李萬春在房子裏打個噴嚏，好比打個響雷！我李萬春在屯裏躁一下足。全屯就得天搖地動！」李扒皮說是黑的，別人不敢說白，李扒皮說是香的，別人不敢說臭。富人見了李扒皮要賠笑臉連打鞠躬，窮人見了李扒皮要低着頭望自己的腳。

李扒皮小時就很威風，他常欺負同學打同學，還常常偷爺爺的錢而誣賴他小叔，弄得他小叔挨揍。長大了更是了不得，他媽死了，他爺爺給他娶個後妻，這個後媽常常跟李扒皮過不去，

吵鬧打仗。李扒皮就迫着他爹分家，給他三十垧地，搬到外面住。老兩口子日子過的倒不壞。李扒皮知道他爹小份子（私積蓄的錢）多，怕叫後媽弄去，於是甜言蜜語給他爹說：「爹呵，咱萬盛堂（李家的堂號）的富貴誰不知道。爹也是上五十年紀的人，叫爹自己吃飯，孩兒實在過意不去；只要爹把這個後媽休了，再搬回咱家；爹再說個姑娘也成，孩兒也可盡點孝道。」老頭子開始不答應，後來給兒子花言巧語說迷了，果然給後妻十垧地把她休了，又搬回自己的院裏。

老頭子搬回家，就想再說個老伴。可是兒子變卦了，不許他再說。兒子還仗着他那二爺的威風，威脅屯裏人，屯裏人誰也不敢給他爹說媒。老頭子知道上當了，人老心不老，沒有別的法子，常常拿着錢，上他休了的後妻家去，這時他後妻也已走道（改嫁）了，新丈夫是個賤頭貨，見人家老頭子的錢，也就閉一個眼睛一個眼讓他們舊雨新歡。

這一下可把李扒皮給氣壞了，家財外流，那還了得？於是見他父親從外面回來就罵道：「帶轎子（隨娘出嫁的兒子）呵！又上你媽家回來了，真是老死不要臉！」老頭子自知理短，也就不喘氣。

李扒皮不能阻止他爹帶錢去私會，就想法子要他的老命。一天晚上，乘他爹上外面解手，用雙手勒他爹的頸子！他爹大聲喊，沒死成。李扒皮還不甘心，另一天晚上，他打了一斤酒，請他

家打更的嘴，這打更的最能喝酒，外號大酒包。這大酒包吃完酒，便和李扒皮兩人，用繩子把老頭子活活勒死。

老頭子死了，老頭子的小份子都成李扒皮的了。可是這謀財害死親爹的故事，也弄得全屯都知道。屯裏人更加怕他，李扒皮的威風也更足了。

李扒皮這時才三十五六歲，身體已開始發胖，有點佝僂腰，方臉老鼠眼，留着日本小鬍，下巴光光。像這樣中年豪富又威風，全縣說來也是數一數二的人物。

屯裏人對李扒皮的發家史。傳說不一。李扒皮的親戚朋友以至狗腿子，常講李扒皮的爺爺李二魯發家的故事：說是李二魯年輕時，帶他抗活的下地，抗活的刨地刨出一塊石頭，越刨越深，石頭也越大，叫李二魯看見了，想法打發抗活的回家。李二魯自己刨，原來是兩個大石槽叩在一塊。李二魯用鎚頭把石槽敲破一角，見裏面滿是白銀，李二魯急忙又埋起來，到天黑才把白銀弄回家。說是李家有個不餵牲口的石槽，就是當年地裏裝銀子的石槽。

年輕人聽了這故事，免不了要羨慕人家，幻想着自己有這麼一天。知道底細的老年人聽了這故事，雖然也滿口稱是，心裏却想：李家的三百多天地，四十多匹牲口，五天地的大院套，幾個倉裏登登（滿滿）的糧食，那一點不是窮人的血汗和眼淚呵！

竊棒子們把李家大院叫做「湯鍋」（宰馬的地方），意思是說吃李家的勞金，有幾個不像馬一樣被剝了皮。李扒皮在農忙時僱的短工，不只工錢少；而且要趕着星星下地，頂着月亮回家。一天打頭要換三個，打頭當然不累，抗活的可就要了命。李扒皮的名子就這樣被叫出來的。

李扒皮這十年來，用各種手段，霸人家的地就有五十多天。被他霸去土地的有十多家；被他害的家破人亡的就有五、六家；死在他手裏的人命有五條。李扒皮雖然一對老鼠眼，看起來漂亮的姑娘媳婦可挺帶勁，屯裏有句土話：「有錢才幹操狗事。」李扒皮霸過老張家的媳婦，把男人送去當勞工，死在煤窖裏。李扒皮佔過徐家的姑娘，把她弄成大肚子又不要人家。至於被李扒皮調戲的、姦污的，也不知有多少。屯裏人說：「誰的屋裏的（老婆）叫李扒皮看中了，誰就等着當王八吧！」

俗話說：「有錢能使鬼推磨，」李扒皮做了這樣多缺德事，好多並不是他親自動手。他周圍有一羣警察狗腿子圍着他轉轉。屯長是他自己當，牌長是他的本家姪子，警察署長是他的好朋友。他還有兩個得力的狗腿：張爲俊和李玉田。

狗腿子們常常誇耀李扒皮的豪富，歌頌李扒皮的功德，竊棒子們却暗暗給李扒皮編一個歌謠，並且暗暗的唱開：

活扒皮，閻羅王，

李家二爺真威風！

見姑娘，掉口水，

看見好地就眼紅。

囤糧食，餵臭蟲，

窮人冬天喝北風。

借一升，還一斗，

滾來滾去山也空！

得罪他，休想活，

抄家滅族挖祖宗！

隆冬一隆冬！

隆冬一隆冬！

三 張秧子獻計

李扒皮雖說是威風十足，倒不是百事如意，比如和李發換地的事，就不順手。還在李扒皮看來，比操他娘還丟臉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：李扒皮有塊墳地，這地上長着高大的楊樹林，地下埋着李扒皮的祖墳。就在墳地的前面，有一塊一天多大的地，這地很肥沃，是一個外來戶李發的。李扒皮早就有意把這地弄到手，藉口是：這塊地正堵着李扒皮祖墳的大門，阻擋着他家的風水。而其實是李發這地是好地，莊稼長的好，糧食打的多。李扒皮常常這樣說：「好地那能叫老邊外（外來戶）種，好財那能叫老邊外發？」

這天李扒皮躺在炕上，側着身，翹着一條腿，烟槍頭對着大烟燈，使勁把燒着的大烟泡往肚裏吸，又從鼻孔裏噴出兩道烟霧。抽足了大烟，呷上一口上等龍井茶，才閉着兩隻老鼠眼，舒貼

的伸着腿。這時忽然想起這樁心事，連忙派人去叫他那兩位狗腿——張爲俊和李玉田。

張爲俊今年二十五歲，父親會當過屯長，兄弟正當着警察分所所長。他從小就不務正業，雖然上過六年學，沒有幹過一件正經事。現在的職業是賣大烟白面，捎帶的當狗腿走衙門。因爲烟癮太大，瘦的像個猴子。個子又高，穿起長袍戴上禮帽，很像城隍廟裏的白無常。

張爲俊爲人陰險毒辣，屯裏人都害怕他，當面稱他張先生，背後給他起個外號叫「張秧子」，還有個外號叫壞小子。屯裏凡是有和官廳衙門來往的事，都得請他辦，並且得聽他的話。要是誰不聽他的話，他便惡聲惡氣的罵道：「媽的巴子！不信君子的話，拿君子當小人，不用美（高興），早晚攤事，怕你不上供磕頭！」

李玉田是個三十多歲的人，家裏有幾天地，又租了李二爺三十多天地，他自己是一點不種地，却當起二地主，把地租出去。他除了每年吃租糧外，很大的收入還是放高利貸和份子糧。李玉田爲人奸猾，見了富人先笑後說話；見了窮人是惡眉瞪眼，虛頭八腦，口裏哼嗤哼嗤的，因此屯裏人給他起個外號叫「雷公」。

這二人在李扒皮面前，好比閻羅殿前的牛頭馬面。李扒皮有好多事情，都經他倆的手辦。事情辦妥了，李扒皮吃雞，他倆啃骨頭。

張秧子和雷公，先後到李扒皮家。李扒皮先讓他二人抽大烟過過癮，然後把心事說了一番。

李玉田道：「二爺想李發那塊地，說來名正言順，別說他阻擋風水，就是不阻擋風水，二爺想換，看他老邊外的敢說個不字！」

李扒皮道：「話說的容易，你不知道那李發也有點骨頭，我探過他的口氣，他不願意換。我真想親自教訓他一頓，叫他知道李二爺的利害……」

張爲俊忙搶着道：「殺雞何必用牛刀？這點小事，我去跑一趟，沒有不成的道理。」

李玉田道：「張老弟說的對，還是讓他跑一趟，老邊外的要再不肯換，再想法整他！」

張爲俊走到李發家，恰巧李發和他的老妻王氏兒子三禿，都下地割地，家裏只剩下兒媳婦高氏，正站在炕沿下，拿剪子在剪破爛布，張秧子見了高氏問道：

「小嫂子，你爹上那去了？」

「割地去了！」高氏答。

張秧子四下一望，又問：「你媽和大兄弟三禿呢？」

「都下地去了。」高氏照舊在做她的活。

張秧子原不是個正派人，見高氏獨自一人在這裏。又見高氏正當青春，長的還俊秀，不由心

裏一動，便靠近高氏調戲的說：

「小嫂子，一個人不悶嗎？大兄弟今年才十五歲，啥事不懂……」

「張先生有事，等俺爹回來再來說。」高氏見張秧子不存好心，便截住他的話。

「你爹不在，我也可以玩玩，怕啥？」

「張先生是個讀書人，說話正經些！」

「咦！這有什麼不正經，那個讀書人不逢場作戲？」張秧子越來越胆大，說着說着，一隻手伸到高氏胸前。

高氏雖不懂啥叫逢場作戲，却看見一隻乾黃的爪子，伸到胸前來。順手把剪破布的剪子，對那隻伸過來的爪子一敲，那隻爪子意外地遭到打擊，疼的急忙縮回去。

高氏滿臉發燒，兩頰羞的通紅，正在進退兩難。忽然聽見院子門響，抬起頭由窗戶望去，見李發抗着鋤頭進來，便說：「俺爹來了，有事找他說吧！」自己像得救似的，跑到裏屋去。

李發進屋，用袖子擦擦臉上的汗和灰。見張秧子狼狽的站在門口，心想：「惡鬼上門，沒有好事。」忙問：「張先生幾時來的？請坐，抽袋烟。」

張爲俊見了李發，馬上又恢復了原樣，拿出架子說：「剛來剛來，不客氣不客氣。」

兩個人旁了一會閒嗑以後，張秧子便直截了當的提出來說道：「李二爺有點小事，要我來和你商量：就是他家墳塋前那塊地，風水先生說這塊地堵住李家的大門，切斷李家的龍脈；要是李家不得到這塊地，三年內，一定有場大災禍。二爺的意思，想拿塊旁的地和你換。」

李發道：「二爺也曾對我說過，就是那地上也有俺家的祖墳，再說地是祖先開下來的，下輩人不便隨便換掉。」

李發尋思這地是祖先流血流汗開下來的，那能隨便換，這地上還埋着祖先的墳，什麼風水？還不是藉口，於是決意不換。張爲俊見李發說啥也不換，便擺出他秧子的臉孔威脅道：

「二爺爲人你不是不知道，凡事總得讓三分，惹起二爺可不是好玩的！」

李發道：「俺也不佔二爺的光，也不願吃虧。」

張秧子忙道：「二爺的地也不壞呀！怎能說吃虧，要不是你擋了人家的風水，二爺也不會給你換。」

李發心裏明白：李扒皮明明是想拿薄地換他的好地；他這地不光好，離家也近。李扒皮想換給他的那塊地，離家四五里路遠，又是塊窪地，一下雨就積水，於是他堅決不換。

張秧子沒法，只得洩氣跑回去，臨走時放了一個響屁：「李老七呵！給姓張的丟臉不要緊，